

麗莎的哀怨

著 慈 光 蔣

版 出 局 書 東 新

麗莎的哀怨

著 慈 光 菊

版 權 所 有

實 價	分 售 處	總 經 售	出 版 者	書 名
每 冊 九 角	各 省 各 大 書 店	亞 東 圖 書 館	新 東 書 局	麗 莎 的 哀 怨

版初印重月四年九廿國民
版再月三年十三國民

—
醫生說我病了，我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

上帝啊，麗莎的結局是這樣麗莎已經到了末路，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可能了。還有什麼再生活下去的趣味呢？就讓這樣結局了罷！就讓這樣……我沒有再掙扎於人世的必要了。

曾記得十年以前，不當我在上海還沒有淪落到這種下賤的地位的時候，我是如何鄙棄那些不貞潔的女人，那些把自己的寶貴的、神聖的、純潔的肉體，讓任何一個男子去玷污的賣淫婦。她們爲着一點兒金錢，一點兒不足輕重的麵包，就毫無羞恥地將自己的肉體賣了，那是何等下賤，何等卑鄙的事情！

曾記得那時我也就很少聽見關於這種罪惡的病的事情，我從沒想及這方面來，我更沒想及我將來會得着這種最羞辱的病。那時如果我曉得哪一個人有了這種罪惡的病，那我將

要如何地鄙棄他，如何地憎恨他，以他爲罪惡的結晶。我將不願正視他一眼，不願提到他的那會玷污了人的口舌的名字。

但是，現在我病了，醫生說我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上帝啊，這就是麗莎的結局嗎？麗莎不是一個曾被人尊敬過的貴重的女子嗎？麗莎不是一個團長的夫人嗎？麗莎不是曾做過俄羅斯的貴族婦女中一朵嬌豔的白花嗎？那令人欣羨的白花嗎？但是現在麗莎是一個賣淫婦了，而且現在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麗莎的結局如那千百個被人鄙棄的賣淫婦的結局一樣。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如白雲蒼狗一般，誰個也不能預料。當我還沒失去貴族的尊嚴的時候，當我奢華地矜持地，過着團長夫人的生活的時候，我決沒料到會有今日這種不幸的羞辱的結局。真的，我絕對沒有涉想到這一層的機會，我只把我當做天生的驕子，只以爲美妙的、富麗的、平靜的生活是有永遠性的，是不會變更的。但是俄羅斯起了革命，野蠻的波爾雪委克得了政權，打破了我的美夢，把一切養尊處優的貴族們都驅逐到國外來，過着流浪的生活……

現在我明白了。生活是會變動的，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真理。我自身就是一個最確當

的例證。昔日的貴重的麗莎，而今是被人鄙棄的舞女，而且害了最罪惡的、最羞辱的病。這是誰個的過錯呢？是玷污了我的那些男人的過錯嗎？是因為我的命運的乖舛嗎？是野蠻的波爾雪委克的過錯嗎？唉，波爾雪委克！可惡的波爾雪委克！若不是你們搗亂，貴重的麗莎是永遠不會淪落到這種不幸的地步的啊。

我們，我同我的丈夫白根，離開俄羅斯已經十年了。在這些年頭之中，我們，全俄羅斯的外僑，從祖國逃亡出來的人們，總都是希望着神聖的俄羅斯能從野蠻的波爾雪委克的手裏解放出來。我們總是期待着那美妙的一天，那我們能回轉俄羅斯去的一天。我們總以為波爾雪委克的政權是不會在神聖的俄羅斯保持下去的，因為聰明的然而又是很渾厚的俄羅斯人民不需要牠。牠不過是歷史的偶然，不過是一時的現象，絕對沒永久存在的根據。難道說這些野蠻的波爾雪委克，無知識的黑蟲，能有統治偉大的俄羅斯的能力嗎？俄羅斯應當光榮起來，應當進展起來，然而這是優秀的俄羅斯的愛好者的事業，不應當落在無理性的黑蟲的手裏。我也是這樣想着，期待着，期待着終於能回到俄羅斯去，重新過着那美妙的生活。我曾相

信俄羅斯的波爾雪委克終有失敗的一天……

但是我們離開俄羅斯已經十年了。我們時時期待着波爾雪委克的失敗，然而波爾雪委克的政權卻日見鞏固起來。我們時時希望着重新回到俄羅斯去，溫着那過去的俄羅斯的美夢，然而那美夢卻愈離開我們愈遠，或許永無復現的時候。我們眼看着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日見生長起來，似乎野蠻的波爾雪委克不但能統治偉大的俄羅斯，而且能為俄羅斯創造出歷史上的光榮，那不為我們所需要的光榮。

這是什麼一回事呢？這難道說是歷史的錯誤嗎？難道說俄羅斯除開我們這些優秀分子，能够進展下去嗎？這是歷史的奇蹟罷……

我們，這些愛護神聖的俄羅斯的人們，自從波爾雪委克取得了俄羅斯的統治權以後，以為俄羅斯是滅亡了，我們應當將祖國從野蠻人的手裏拯救出來。波爾雪委克是俄羅斯的敵人，波爾雪委克是破壞俄羅斯文化的劊子手。誰個能在俄羅斯的國土內將波爾雪委克消滅掉，那他就是俄羅斯人民的福星。

於是我們對於任何一個與波爾雪委克爲敵的人，都抱着熱烈的希望。我們愛護俄羅斯，我們應當爲我們的偉大的親愛的祖國而戰。但是我們的希望結果都沈沒在失望的海裏，幻成一現的浪花，接着便消逝了，不可挽回地消逝了。我們希望田尼庚將軍，但是他被波爾雪委克殲滅了。我們希望哥洽克將軍，但是他的結局如田尼庚的一樣。我們並且希望過土匪頭兒謝米諾夫，但是他也同我們其他的僑民一樣，過着逃亡的生活。我們也希望過協約國的武力干涉，但是十四國的軍隊，終沒將野蠻的波爾雪委克撲滅。這是天命嗎？這是上帝的意旨嗎？上帝的意旨令那不信神的邪徒波爾雪委克得到勝利嗎？……思想起來，真是令人難以索解啊。就是到現在，就是到現在我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的時候，我還是不明白這是一回什麼事。也許我明白了……但是上帝啊，我不願意明白！我不願意明白！明白那波爾雪委克，那將我們驅逐出俄羅斯來的惡徒，是新俄羅斯的創造主，是新生活的建設者，那真是很痛苦的事情啊。如果我們明白了波爾雪委克勝利的理由，那我們就不能再詛咒波爾雪委克了……但是我淪落到這樣不幸的、下賤的、羞辱的地步，這都是波爾雪委克賜給我的，我怎麼能够不詛咒他們呢？

但是徒詛咒是沒有益處的，我們俄羅斯的逃亡在外的僑民，詛咒儘管詛咒波爾雪委克還是逐日地強盛着。似乎我們對於他們的詛咒，反成了對於他們的祝詞。我們愈希望將俄羅斯拯救出來，而俄羅斯愈離開我們愈遠，愈不需要我們，我們的死亡痛苦於俄羅斯沒有什麼關係，俄羅斯簡直不理我們了。天哪，我們還能名自己爲俄羅斯的愛護者嗎？俄羅斯已經不需要我們了，我們還有愛護牠的資格嗎？

現在我確確實實地明白了。俄羅斯並沒有滅亡，滅亡的是我們這些自稱爲俄羅斯的愛護者。如果說俄羅斯是滅亡了，那只是帝制的俄羅斯滅亡了，那只是地主的，貴族的，特權階級的俄羅斯滅亡了。新的，蘇維埃的，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在生長着，違反我們的意志在生長着。我們愛護的是舊的俄羅斯，但是牠已經死去了，永遠地死去了。我們真正地愛護牠？我們愛護的並不是什麼祖國，而是在舊俄羅斯的制度下，那一些我們的福利，那一些白的花，溫柔的暖室，豐盛的筵席，貴重的財物……是的，我們愛護的是這些東西。但是舊的俄羅斯已經滅亡了，新的俄羅斯大概是不會被我們推翻的，我們還愛護什麼呢？我們同舊的俄羅斯一塊兒死

去，新的俄羅斯是不需要我們的了，我們沒有被牠需要的資格……

現在我確確實實地明白了一切。我的明白就是我的絕望。我已經不能再回到俄羅斯去了。十數年來流浪的生活，顛沛困苦，還沒有把我的生命葬送掉，那只是因為我還存着一線的希望，希望着波爾雪委克失敗，我們重新回到俄羅斯去，過着那舊時的美妙的生活。啊，我的祖國，我的伏爾加河，我的美麗的高加索，我的莊嚴的彼得格勒，我的……我是如何地想念牠們！我是如何地渴望着再撲倒在牠們的懷抱裏！但是現在一切都完結了，永遠地完結了。我既不能回到俄羅斯去，而這上海，這給了我無限羞辱和無限痛苦的上海，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，我一定要離開牠，迅速地離開牠……唉，完結了，一切都完結了。

據醫生說，我的病並不是不可以醫治的，而且他可以把牠醫治好。他勸我不必害怕……天哪！我現在害怕什麼呢？當我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的時候，我還害怕什麼呢？不多謝你醫生的好意！我的病不必醫治了，我不如趁此機會靜悄悄地死去。我已經生活够了。我知道生活不能再給我一些什麼幸福，所以我也就不再希望，不再要求什麼了。那在萬人面前赤身露體的跳

舞那英國水兵的野蠻的擁抱……以及我天天看見我的丈夫的那種又可憐、又可恥、又可笑、又可恨的面貌，這一切都把我作賤够了，我還有什麼生活下去的興趣呢？如果一個人還抱着希望，還知道或者還相信自己有光明的將來，那他就是忍受災難折磨，都是無妨的。但是我現在是絕望了，我的將來只是黑暗，只是空虛，只是羞辱，只是痛苦。我知道這個，我相信這個，我還有力量生活下去嗎？我沒有生活下去的勇氣了。

別了，我的祖國，我的俄羅斯！別了，我的美麗的伏爾加的景物！別了，我的金色的充滿着羅曼諦克的高加索！別了，我的親愛的彼得格勒！別了，一切都永別了……

二

革命如六月裏的暴風雨一般，來的時候是那樣地迅速，那樣地突然，那樣地震動。那時我彷彿正在溫和的暖室裏，爲美妙的夢所陶醉，爲溫柔的幻想所浸潤，心神是異常地平靜……

忽然烏雲佈滿了天空，咯咯吱吱轟轟洞洞響動了令人震聾的霹靂，接着便起了狂風暴雨，掀動了屋宇，屋宇終於倒塌了。我眼看著我的暖室被暴風雨摧毀了，所有暖室中美麗的裝置嬌豔的白花，精緻的梳粧臺，雪白的牀鋪，以及我愛讀的有趣的小金色書，天鵝絨封面的美麗的畫冊……一切，一切都被捲入到黑黯黯的，不可知的黑海裏去了。我的神經失了作用，我陷入於昏聩迷茫的狀態。我簡直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我一點兒都不明白。後來等到我明白了之後，我想極力抵抗這殘酷的暴風雨，想極力挽回我所失去的一切，但是已經遲了，遲了，永遠不可挽回了。

當革命未發生以前，我也曾讀過關於革命的書，也曾聽過許多關於革命的故事。雖然我不能想像到革命的面目到底像一個什麼樣子，但我也時常想道：革命也許是很可怕的东西，革命也許就是把皇帝推倒……也許革命是美妙的東西，也許革命的時候是很有趣味，是很熱鬧……但是我從未想到革命原來是這樣殘酷，會摧毀了我的暖室，打折了我的心愛的嬌豔的白花。革命破滅了我的的一切的美夢，革命葬送了我的金色的幸福。天哪！我是如何地驚愕，

如何地恐懼，如何地戰慄。當那革命在彼得格勒爆發的時候……

那時我與白根結婚剛剛過了一個月。前敵雖然同德國人打仗，雖然時間着不利的恐怖的消息，但是我那時是過着蜜月的生活，我每天只是陶醉在溫柔的幸福的夢裏，沒有開心問及這些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事情。我只感謝上帝的保佑，白根還留在彼得格勒的軍官團裏服役，沒有被派到前線去。那時白根是那樣地英俊，是那樣地可愛，是那樣地充滿了我的靈魂。上帝給了我這樣大的，令我十分滿足的，神聖的幸福。我真是再幸福沒有的人了。

真的，我那時是終日地浸潤在幸福的海裏。白根是那樣英俊的，風采奕奕的少年軍官，他的形像就證明他有無限的光榮的將來。又加之我的父親是個有名的，爲皇帝所信用的將軍，他一定可以將白根提拔起來的。也許皇帝一見了白根的風采，就會特加寵愛的。我那時想道，俄羅斯有了這樣的少年軍官，這簡直是俄羅斯的光榮啊。我那時是何等地滿足，何等地驕傲！我想在全世界的女人們面前，至少在彼得格勒所有的女人們面前，高聲地喊道：『你們看看我的白根罷，我的親愛的白根罷。他是俄羅斯的光榮，他是我的丈夫啊……』

我總是這樣地幻想着：如果白根將來做了外交官，——他真是一個有威儀的，漂亮的外交官啊！——或者簡直就做了俄羅斯帝國駐巴黎的公使，那時我將是如何地榮耀！在那繁華的整個的巴黎面前，我將顯出我的尊貴，我的不可比擬的富麗。若在夏天的時候，我穿着精緻的白衣，我要使得那些巴黎人把我當做白衣的仙女。如果我同親愛的白根，我的這樣令人注目的漂亮的外交官，坐着光彩奪目的汽車，在巴黎城中兜風，我要令那些巴黎的女人們羨慕了眼睛。

我們於假期可以到清雅的瑞士，優美的意大利，等等有詩趣的國度裏去漫遊。我不想到倫敦去，也不想到紐約去，聽說那裏有的只是喧嚷和煤氣而已，令人發生俗惡的不愉快的感覺。我最傾心於那金色的意大利，聽說那裏的景物是異常地優美，娟秀，令人神往。

在俄羅斯的國境內，我們將在高加索和伏爾加的河岸上，建築兩所清雅的別墅。在秋冬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住在高加索，在那裏玩山弄水，聽那土人的樸直的音樂，看那土人的原始的，然而又美麗的舞蹈。那該多麼是富於詩趣的生活啊！在春夏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住在伏爾加的

河岸上，聽那舟子的歌聲，看那冰清玉澈的夜月。那裏的景物是如何地蕩人心魂，如何地溫柔曼妙。河冰潺潺而不急流，風帆往來如畫。啊，好美妙的天然……

我同白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曾相信白根永遠地愛着我，我也永遠地愛着白根。如果世界上有圓滿的生活，那我同白根所過的生活，恐怕要算是最圓滿的了。啊，想起來我在那與白根初結婚的蜜月裏，我的生活是如何地甜蜜，我的心神是如何地愉快，我的幻想是如何地令我感覺着幸福的溫柔！如果我此生有過過最幸福的日子時候，那恐怕就是這個簡短的時期了。

不料好夢難常，風波易起！忽然……暖室的好夢打破了，嬌豔的白花被摧折了……隨着便消滅了巴黎的風光，高加索和伏爾加的別墅，以及對於漫遊意大利的詩意。忽然一切都消滅了，消滅了帝國的俄羅斯，消滅了我的尊優的生活，消滅了一切對於美妙的幻想。是的一切都消滅了……

有一天……那是春陽初露的一天。從我們的崇高的樓窗看去，溫暖而慈和的陽光撫慰

着整個的潔白的雪城。初春的陽光並不嚴厲，放射在潔白的雪上，那只是一種撫慰而已，並不足以熔解牠。大地滿佈着新鮮的春意，若將窗扉展開，那料峭的，然而又並不十分刺骨的風，會從那城外的郊野裏，送來一種能令人感覺着愉快的，輕鬆的，新鮮的春的氣味。

午後無事，我拿起一本金色的詩集，躺在柔軟的沙發上翻讀。這詩集裏所選的是普希金，列爾芒託夫，歌德，海涅……等等的情詩，一些令人心神迷醉的情詩。讀着這些情詩，我更會感覺到我與白根的相愛，是如何地美妙，是如何地神祕而不可思議。在蜜月的生活中，我是應當讀這些情詩的啊。我一邊讀着，一邊幻想着。雖然白根不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感覺到他是如何熱烈地吻我，如何緊緊地擁抱我……他的愛情的熱火把我的全身的血液都燒得沸騰起來了。我的一顆心很愉快地微微地跳動起來了。我的神魂蕩漾在無涯際的幸福的海裏。

忽然……

白根喘着氣跑進來了。他慘白着面孔，驚慌地，上氣接不着下氣地，斷續地說道：

——麗沙……不好了……完了！前線的兵士叛變了。革命黨在彼得格勒造了反……聖

上逃跑了……工人們已經把彼得格勒拿到手裏……完了，完了……

好一個巨大的晴天的霹靂！一霎時歡欣變成了恐懼。我的一顆心要炸開起來了。我覺得巨大的災禍，那可怕的，不可阻止的災禍，已經臨到頭上來了。這時我當然還不明白革命到底是一回什麼事，但是我在白根的神情上，我明白了最可怕的事情。

——他們只是要把聖上推翻罷……——我驚顫地說了這末一句。

——不，他們不但要把聖上推翻，而且還要求別的東西，他們要求麵包，要求土地……要求把我們這些貴族統統都推翻掉……

——天哪！他們瘋了嗎……現在怎麼辦呢？待死嗎？

我一下撲到白根的懷裏，戰慄着哭泣起來了。我緊緊地將白根抱着，似乎我抱着的不是白根，而是那一種什麼已經沒落了的，永遠不可挽回的東西。接着我們使聽見街上的轟動，稀疏的槍聲……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

父親在前線上，不知道是死還是活，後來當然被亂兵打死了。母親住在家鄉裏，住在伏爾